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一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余文敏公文集

頌

余有丁

海塘成功頌

海塘

萬曆三年夏五月、海潮上齧海鹽隄、隄大壞、亘二十  
里餘、民無所底定、朝議司馬徐公、明石畫、能商工用、  
皇明經世編

上遣公行視圖方略。公至合陳臬郡邑丞諸吏按海上。議以增埤捍水力。度道里便宜。濶無大害者。公曰。是役也。在並海一邑。費浩穰。勢不得不求助他郡。豈猶不堅。而與海爭咫尺地。其又令疾風駭浪。攻數郡邑。費隄非不倍於海。一簣不覆。寸葦莫支。費將立盡。謂石隄何。則飭諸執事。悉計作治。公晝夜額額。庀材命工。凡三越歲。發卒若干人。費若干緡。隄廣丈。高倍若干。隄成。公復按隄上。曰。是地庠下海所從來者高。水涌悍易以行。庠地卽有隄。恐難恃。去石隄尋丈。當

更築土隄防其敗。又甚者萬一海羨溢填淤反壤。當  
隴內河股引取之。水猥盛則放少稍自索。不至迫阨  
爲內外塘憂。則濬內河若干里。鑿若干里。使大水得  
過小水得瀦。陂障縈折。以爲污澤。然後鹵瀉可得煮。  
海壘棄地。民芟牧其中。可得以漑。爲田益肥。濱海之  
民得穀。此一役也。不獨驅水害。所興利十倍矣。公利  
社稷。豈不弘多。此特道其利吳者。一二若此。吳與越  
壤相接也。海潤千里。所波及越者。又沃矣。於是越守  
某人等思所以頌德。謂予職史也。宜有言。予何知饗。

其利者有爲德。雖不敏。敢不唯唯。頌曰。肇維吳越。北  
望窮髮。環以天池。湯湯溟渤。朕有陂隄。以防滑汨。萬  
曆之禨。仲夏五月。川后失職。天吳焱發。黃星夜騁。褻  
我倏忽。陽侯晝奮。焦山齧齒。溟渤懸飛。鴻濬相濤。浮  
天無岸。吐吞蕩瀉。皓皓盱盱。冬日可拍。延道盡弛。廬  
殫爲澤。盆走斤鹵。田失阡陌。莫辨牛馬。郊垆蕩折。下  
民噉噉。爰矣朝夕。天子曰咨。疇茲與治。爰簡羣工。爰  
甄輿議。僉曰徐公。民之攸望。竭公無二。身兼數器。爰  
賜璽書。敕使直事。曰某往哉。予其汝試。川流澤灑。惟

爾之勩。公受命來。夙夜惕厲。徵幣刲牲。望於海帝。率  
屬飭材。身履心計。脂車載舟。乘標蹈楫。埋之崇之。必  
增其澁。浚之滌之。必防其泄。力役玄夷。誠同精衛。愆  
茲誓謀。期無再復。欲固其表。當衷其腹。內土或疎。外  
詎焉築。譬諸漏卮。不盈千斛。廟涇之澁。泰山之麓。中  
泊白洋。石橋橫龜。有離長流。有湮故瀆。乃理乃宜。乃  
參以五。轉石度山。刊木餽土。闕者使通。闕者以補。烝  
徒唱和。工師率舞。雷騰雲奔。一瞬百堵。屹屹河騰。若  
擘若嶮。外鞏中堅。云何不怙。迄茲孟秋。有靈嘯浪。瀛

堧晏妃億土丕障。匪伊則庸。曰惟神相。峩峩異人。曳  
而屨杖。錫告有蚤。毋畏爾恙。海若見靈。皇矣胥蠻。匪  
公精禋。曷貽明眈。公蓋大儒。克舉輔德。所至極思。以  
匡邦國。有截新隄。品庶阜殖。英越底平。伊疇之九。白  
渠無當。金隄難塞。庶幾績服。邁往靡忒。史臣作頌。代  
志溝洫。

策

兵制策問

并對

兵編

問司馬法所從來尚已。帝王之兵。有制而不亂。故

簡稽羣收，連其什伍，所以定制也。國家京師置三營，邊郡各隸甲士，重內馭外，復調外以衛內，鈞聯蟠曲，規摹弘遠矣。乃今日有可擬焉。在中都河南山東有班操者，在延綏寧夏有人衛者，在遼左有抽添者，在廣有招集者，或苦番直，或疲遠戍，或羨率靡遺，或無籍不足用，果初制若爾歟，抑弊於後歟，亦可採歟。今蟻食於廩司，瓦合於兵簿者，非不夥也，而中多缺伍，慮乏軍興，夫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可遂罷守，忘兵不講歟。



管子曰夫兵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廢而欲廢之亦惑也。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輶而司馬之職常存。後世幸安無虞。維弛備解玩替不懲而緩急無足恃。是古無兵名而兵未始廢。後不廢兵而無兵之實矣。國家建兵制無不善而今稍一二弛也。請詳之。國初奠極雄據勝勢鳩天下重師宿屯京師以強幹弱枝。而列郡緣邊各有紀率。居京者未嘗越臨邊郡。自撤其鈎陳。居邊郡者番休直上。校聯不絕。以固微垣之衛。亦或調郡戍邊。邊各相戍。如經

屬如碁置。使軍壘常明而不亂。邇年以來。軍制漸更。大都有四。曰更卒。曰繇戍。曰役羨。曰召募。亦中古之遺也。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徃徃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奚以堪此。本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受角刃也。而顧以畚鍤爲哉。漢卒直戍邊者。各爲更律。今延綏寧夏入衛軍是已。此非令甲也。徃時內地被虜。以薊兵未練。假以張犄角之勢。乃于役靡遑。及期莫代。連行回遠。犇

命爲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邊左有抽  
添者。亦漢悉老弱未傅者。詣軍之意。顧其地歲大侵  
荐。催鋒。耗者過半。而欲括其息。夫芴及客戶。彼所  
稱羨卒者。修問氏尚與之國粥矣。而恐爲此乎。在廣  
有招集者。亦漢選募。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未  
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竄入幕府。而相辜權爲奸。卽  
欲謀微。無不嘯聚。發據犇救。所在騷然。此以禦寇也。  
而反爲寇乎。若此四者。邇之初制本善。而壞於後人。  
因其有變。少假而沿爲故事。夫墻之崩潰。必因其隙。

劔之毀折舉由於塋。今見干戈朽鈍。斧鉞混貸。却走馬以糞。遂指爲不祥。而莫之講也。幾微於隙塋。害大千墻。劔可不畏歟。主上軫恤班軍。詔罷力役。盡歸管伍是已。乃郡國伍籍半折。丁壯阻消。物力方虛。枵軸困竭。則當倣周禮比居之法。詳覈所部。悉清勾之。而又官助其資斧。給其兵械。乃若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是殆不可復興。卽故直有所逋者。令得一切蠲貸可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已。但延緩遠走朔方。彫窶旣甚。寧夏屯牧。

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踣于道。至者靡于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窘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脫有緩急。胡以應之。愚以爲盡免焉可也。古者國有游。倅軍有單。所以副其正也。今不得已而抽添之。無已當厚餉給。蓋羨卒旣搜。則糗糧旨畜。疇爲之副。宜於常賦之外。稍加優厚。而猶未給也。當廣屯種。遼地延袤。殆千餘里。界山依水。可徵常居者。室家田作。復其繇稅。使流移漸集。生聚日繁。而又嚴逋逃之禁。重督邏司候徼。支繚

以譏附出逸海。及以賄脫伍者。庶幾行伍實。而丁可無抽也。古者藏兵於民。藏食于兵。未嘗外索也。今不得已而用募。苟若召上著。高肇惠潮。類多矯健。籍之行間。使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卽食其地。習其將。而將不得人。不可也。當選將領。汰其刻削而貪者。張疑竊冒而詐者。誠得廉勇不二心之士。使提鼓揮杓焉。而又嚴憲罰之令。毋令倖捷而掩功。玩寇而薄譴。能討軍實者。與首功同賞。削軍以逞者。與無功同罰。以此制募兵。兵亦足恃矣。若是者。皆小補其罅隙者。

也而未盡也。夫軍能安制矜節而爲國家用者有數以全焉。曰制馭之有方也。不然拊恤之愛及人深也。又不然則簡習而訓練之也。語曰陷行亂陣千人盡罰。覆軍殺將。萬人齊勇。則必肅其營部。結其團伍。與之安。與之危。可以行。可以止。所謂用天下之用爲用。制天下之制爲制。而奚恤乎軍寡。語曰畜恩不倦。以十取萬。必使懼者得歡。貪者得豐。欲者得使。歸者得招。庶多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疲。而又奚恤乎軍寡。語曰習而後用。一以當百。則圓

而方之生而。死之。左而右之。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阿。外嬰之者。斷。兌則若鉅。銘當之者。碎。而又奚恤乎軍寡。古之人。將少而能辦。將弱而能競。惟綏御得宜。而卒乘服習。故雖匱乏困憊。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而施敵破虜矣。然此所以籌邊郡之軍也。而內軍尤有可議焉。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三營之軍名在官。而實在家。在家者。間役于私門。在官者。或劔于衛尉。貧不能操一錢。食不能人二脯。而牽露骨馬。環立轅門。負半石弓。載韜櫜。馳擔而赴營陣。一



妾舍則負趨。出市。絕不談兵。在籍則名選鋒。一簡稽則羸弱相參。曷稱全勇。夫經制百萬之衆。使衣吾衣食。吾食。而懸虛名。罕實用。奚以備循鑿之警。堅壺櫟之守。嚴管衛而固根本乎。愚謂影射當稽。占役當革。武胄之侵牟當治。文吏之漁獵當懲。督理者。按籍以徵。登耗。閱視者。決乘以別惰銳。若周畿兵。若漢中壘。蒐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封場之容。使內以制外。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脈絡融通。外以衛內。若星隨斗。斗運杓。而法象森列。卽畿以外。各郡國番上兵。不受掇

也。西有羌，北有胡，不憂其疽食也。又奚患焉。

欵虜策問

并對欵虜

問士抱策而來，期以用世，顧當世所急者，莫如虜。頃歲策士，曷嘗不以虜爲言，乃所言者，往往懸度臆斷，未必可施於用。若九邊形勢，入事機宜，士蓋習聞之矣，姑置弗論。夫時異事異，微獨異代，卽嘉靖季年以施之於今，且有齟齬。虜初欵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今十餘年來，邊無牧馬，其利害可睹已。頃順義物故，黃酋計且請其何以待之，或

者過慮。尚有隱患。謂燕薊患在三衛。遼左患在土蠻。晉雲患在板升。河湟患在番夷。套虜然乎否歟。漢初匈奴強盛。而出塞之師。或度絕漠。神爵五鳳間。乃不煩征討。稽顙入侍。豈適值其弱邪。建元以後。西羌爲寇。或乃憂降羌。請置都護。或又謂宜蕩佚簡易。夫舍其叛者而降是圖。且疎其防檢。亦有說乎。孰可與今事相方。假令不勦陳言。不襲故計。能爲國家建必然之畫。貽亡窮之安。固執事者所願聞也。

今天下仰賴 天子神聖、戎羌卽序、莫不交臂受事、  
屈膝稱臣、疆場障檄之間、卉服列塗、夷歌成韻、羽檄  
不馳於近塞、胡馬不飲于長城、旣十有餘年矣、頃者  
順義物故、黃酋請嗣、凜凜奉約束如初、豈不謂胡越  
一家、號極治哉、而執事者、穆然長慮、圖所以久而無  
虞之策、甚忠計也、蓋古今籌邊者衆矣、大都古慮在  
遠、今慮在近、古慮在我、今慮在敵、夫欵市以來、封疆  
之臣、譚利、文學之臣、譚害、譚利者、曰曩也、弓矢、今也  
、畚鍤、環九塞而營之、幾若完室、不欵市能乎、利一、偃

兵休卒少壯壯老各有攸處。德用不優。利二。邊以內居者如堵。行者如家。賈者如市。牧者如廐。耕者如雲。舉砂磧而桑穀。若內地焉。利三。而譚害者曰。氣久而不運。不振。器久而不操。不習。一旦有警。其不心駭股栗者能幾。害一。虜貪索無厭。而我經費有限。不與之。是棄前功而爲戎首。與之。則無力而給之。非損內帑。則剝軍膏。害二。藉口和款。縱橫出入。不爲限。我之情。形。備嘗之矣。第令無動。動將不支。害三。兩者相左。亦相當云。而愚則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兵不習戰。

是練之而已，敵與數戰之害，虜求無狀，是飾之而已。  
敵與徵調之費之害，出入不爲限，是禁之而已，敵與  
久結難連兵之害，其大較章章也。然則固無慮乎。曰  
夫利害有隱者，遠者，燕薊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  
衛三心於虜，虜藉其嚮道，以爲我害於此，撫賞於彼。  
鹵掠百相負也，百相欺也，其機變械飾不一日矣。遼  
左三面鄰虜，四時被侵，莫不曰土蠻，而非一土蠻。又  
非土蠻能自作孽也。在寧前則屬夷，勾連東虜，海西  
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駸駸熾矣。

晉惠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爲之。雖天誘  
戎心，倏而歸我。遙膏刃鉞，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  
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異日大酋驅  
西番，胥聽詛約。自我張疑稱剿，而豐州所遺部落，移  
帳遠避。今大衆雖歸，而丙免貪松山水草，套虜超忽，  
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垂涎番種，勢益孤而莫支矣。  
此豈可不爲寒心哉。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  
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教匈奴  
所以圖漢者。今年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

霍爲將，不少衰止。於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慕北，稽顙入侍，竟西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而匈奴頓弱若此，非匈奴之弱，弱於漢之得策也。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部郡皆有降羌，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去。蠻夷寇亂，皆爲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爲吏耳目。永元中，超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本非



孝子順孫以罪過徒邊而蠻夷懷鳥獸性難養易敗  
宜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夫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復縱  
之欲羌爲我用亦使不得沒於蠻而爲蠻用也夫今  
者何以異此我三衛屬夷引土蠻引東虜且爲西國  
爲南羌板升扒沙爲中行趙信丙兔超忽等爲蠻寇  
我屬番且爲涼州降羌而當事者泄泄焉叛者無以  
服也合者無以離也携者無以懷也何哉思請得臆  
條列愷切文休雖切而不墮云策之三術誠當剿矣第恐依山聚谷鋌而走險况狡  
悍雖深而藩籬尚在惟我邊塞有累焉猶稱外戶或

有以虜情輸我也。毋滋他族寔逼處此。以自撤其藩  
籬也。至其鼠竊他境。當隨地殲之。或懸賞格。購其首  
逆者。置之法。此所謂服其叛者也。土蠻負其衆。遮求  
貢市。每弄兵要挾。而速把亥王。果餘孽。懷憤圖報。此  
可以兵碎。非可以恩結也。宜聽諸夷小市。以携其黨。  
因往來偵候。其有會蹕林者。悉兵剿之。弗使得志。一  
大治。則終身創矣。此所謂離其合者也。丙兔超忽。既  
西利水艸。又貪羗衆。而吾復優撫之。是彼一舉而得  
三利也。不惟新徙松山者。忘歸。而延寧套虜。亦宜驚

利而西。甘肅益不支矣。當酌議撫虜。亟修戰備。揚兵聲討。張疑設問。復曉示番種。使招致西行。掠番之虜。盡歸其毳帳。毋使番虜相結。是所謂懷其携也。板升扒沙。寧無父母室家之願。而從夷而夷。久無反心。第曰。胡俗自便耳。彼方樂胡便也。而我且固之以土木。重之以煩令。朘削之以徵歛。令人人嚚焉喪其樂土之心。將內之民之不能保。而欲守空令以散逆黨。譬之持拳石以召犬也。必不至矣。此又當悉計以懷徠者也。執事又以黃酋請封。而求待之之說。夫九塞諸

虜順義爲雄。自宣雲抵甘涼。穹廬萬里。東足以聲畏。土速。西足以號召俺把。今幸且物故。而不以此時大分之。非得計也。法曰親而離之。亂而取之。今黃酋無親。而諸子弟各擁兵自衛。第令儼然而王。必且并諸部役屬。蓋爲一家。是虜勢本離。而我合之使強也。今惟按虜俗。令諸子漸長。各以次第授兵。陽封黃酋。而陰分其勢。諸夷恃衆不相下。且慕少婦爭奪。板升必內變。叢生自顧不給。方求援於我。我坐收漁人之功。東西諸虜。皆脅息而不敢動。此又大離其合。而服叛。

之謀懷携之策。惟我之所欲爲也。又奚患哉。

記

浙江巡視海道副使題名記

寧波海道

越東南一都會也。明州居越南海境地。地並海。海上  
夷舶出沒。民數被寇。寇不至。民享海鹽之利。寇至。害  
起。明州且重爲東南病。楚越天所設以屏蔽東南。明  
州縮轂其口。又爲東南門戶。稱要地焉。國朝設憲臣  
一人。專行海。曰海道副使。常弭節武林。時一至海上。  
臨眎之。有警則署所部相葆就。一歲中。率不得再三

至已而恬嬉日久、海防稍稍疏濶、而貪賈奸出物者、  
腰重鏹、習魑結語、狎倭夷爲肺腑、因發道以弋厚息、  
閩乃宮于近島、誘使所在剽略、而夷卒腐至、以狝獫  
外浸、蝕內地、爲患母已時、東南長吏事倭日嚴、然各  
以疆場一彼一此、夷乘颶駕濤、瞬息馳千里道、而亭  
障阻積、不能爲卒、由是守臣上言、明州去武林、延袤  
四百餘里、而以一憲臣遙制之、卽有警、我兵如雷風、  
安能四百里趣利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  
請命憲臣移節鎮明州、便利曰可、於是明州始設憲

署云當是時，寇多者千餘，少者數十輩，遠者歷數郡，國近者止一二郡而去，十年民禍極矣。肅皇帝赫

然震怒，推轂一御史大夫開府境上，拜大將軍，及偏

將四五人乘埤而守，乃憲臣則獨制要區，上承開府

制度未嘗不密，而每患疎誤者，不謂其人也。

意旨，脅諸將授方略，下則役屬牧尉守丞，凡鎮有衛

衛有所，所之隙有巡候，津陸壑谷，有關有隘，烽有埃，

舶有寨，怠弗虔者，得以法糾治之，干紀律之不可干。

凡俯餉阜財，簡徒蒐乘，繕舟除器，比什伍籍，里閭有

旭弗治，民失職者，得討其實而拊循之，于封守之不

可弛。凡邊鄙有聲，無論海內外，以警告者，大者誅，小者寘於理，得悉賦而龕定之。于天討之不可稽，彼固所爲。紀綱之臣，以備國家緩急者也。此其任細大具總挈戴隆厚，非可易而舉者矣。蓋自漢以來，歷數十代，代有統轄，往往皆高秩，有可稱說者。漢曰南部都尉，唐曰採訪，曰節度，曰觀察，曰鎮遏。宋置鎮國軍，易爲制置，爲沿海制置大使，勝國爲萬戶，爲宣慰。雖其名號不同，大都皆得以統軍吏奉征伐。國初尚命侍郎御史大夫領巡海事，語云防陸莫先于防海，是不



爲非常所屬。必推擇得人。使之任其難。且先乎。是故在事者。可以思矣。余同年友劉公。多任劇才。具石畫。事叢至。能呼吸立斷。而性精白。持高節。不訥。孳孳。特以桑土爲念。卽前所語難任者。公蓋克辦之。然尤務修舉廢墜。因立石署中。而問其說于余。時海警叵測。而越南海境地。爲最重。余故論著本末。急所先者。備載之。俾在事者。得覽睹焉。

新建巡倉察院記

巡倉公畧

萬曆九年。御史言。臣幸奉上任使令。得察倉廩事。所

領天下郡國計至繁。頗獨無官寺。發戒令。棲從史。儼  
民間居。與所蒞相閱。簡書無所庋貯。人得伺隙。因緣  
爲奸。臣請治之。臣仰體上意。毋敢別賦更徑。卽上所  
釐省河南領儲藩使分部京師者所廢寺。俾臣。庶上  
不費縣官。下令臣得聽治其所便。上報可。御史乃更  
發贖。爰在帑者。爲庀材鳩工。戒版築。損舊十之一。益  
舊十之九。中爲堂。後疏戶以居。又其後爲憇所。左右  
爲房二間。簿按史居之。其外爲門。旁爲楹十有一。以  
儼居民。其直以需史役。凡爲屋以楹計若干。爲工以

口計若干。肇始六月望日。越五十日告成。以告余。子某曰。今國家之計。其莫重漕粟哉。漕轉東南粟。以給中都軍。又轉粟于邊。以給食。當食者四陲重鎮。帶甲百萬。番休班直。操守之卒。五校七萃。不可勝計。莫不仰給于漕。凡漕卒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一。河漕之總十三。文督一。武督二。牽輓數千百里。行者齋。居者送。致四百萬石。以達于都。令甲有日。要有月。成有歲。會也。會上之郡。郡會上之省。省會上之部。以入于太倉。倉以禁門名者四。新舊二。以南北西名新者三。

餘爲濟陽祿米海運大軍太平太興左衛六衛十一。督共事者大農一。分理於下。曹屬郎官七。天子以爲漕事重。倉廩之寄至艱且劇。世降網疏。吏民或抗弊而巧法。則特簡一御史持節往。凡廩廩駁楹之餽壞振毀。絲核之。凡邑都省會之。適慢羸縮多寡。得角斛之。凡漕士漕卒。海漕河漕之勤。皆臧否。職不職。得譏察而彈壓之。凡事涉漕計。大者按章。小者立斷。其耳不得視內外督臣。而權有加焉。乃至無按治之所。觀襲而防潰。謂法紀何。君子謂是役也。烏可已也。抑

又聞之粟之入也。於吳通渠於江。於楚引河東下。與淮泗合通于齊。于齊則通菑濟之間。道回遠。漕卒重繭。歲月率十餘鍾。致一石。故法嚴則殘民。弛則粟不得入。病國。職是者艱哉。茲夏漕舟騰至。曝滯數十里外。相望不得前。御史曰。以炎天累月。滯咫尺之地。獨奈何。蒿工諸傭爲則。別倩舟傭以達東南。歲侵粟不中程。輳輓或不滿額。御史爲從便宜稍寬之。莫不方輸爭上。母何。全漕報竣。度六月而罷。卽所輸內府者。舊多率椎取民多。御史悉力調停。一時稱省費十餘

萬云。御史風采懍懍。立朝按部有才名。茲旣舉漕職。復以其餘蒐摭闕遺。修所未備之典。使法紀有所寄。尤有足嘉者。余故因取節。得并論著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余文彙集

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二

華亭

宋徵壁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何剛愨人叅閱

許文穆公集

議

許國

論京營兵制議

古之王者尊居九重而控四海薄海內外靡不環向而歸令者此無他故焉惟其有以握天下之重而天

下之令，制之在我。今夫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故王者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此所以蓄威而握天下之重也。今京營兵制是已。昔高皇帝提劍滌陽，芟刈群雄，擊逐胡虜，混一區宇，乃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蓋以此屬取之，卽以此屬守之。當是時，五軍之士皆百戰之餘，內衛京府，外備征討。桓桓趯趯，不待征發，調募于郡國。而此五軍足矣。其後文皇帝起幽朔，以胡騎三千入靖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干營。後征南交，得飛鎗流矢，因而營之曰神机營。三



千神机與五軍而三、此三營之所自起也。海內承平，武備設而不用，營兵浸墮。正統以來，稍稍因事補敝，于是始抽三營之精銳，團爲十營。其後屢廢屢更，及成化初，定爲十二團營之制，而以四武四勇四威分隸三營。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夫天下之事，不能無敝，敝則不能不變，而通之變而通之，以不失其舊，此其爲善守法者也。自三代聖王，未有百年不變之制，所貴乎承之者，在善體其制法之心，而不必拘其故。古者天子六鄉六遂，所以重內也。六鄉六遂是曰六

軍六軍之衆七萬五千有賦役而無征戍周制然也  
顧其制與井田俱壞久矣漢踵秦置材官于郡國而  
京師南北軍衆不滿二萬以故叛者四起光武中興  
始罷郡國材官而後內外之勢均則內軍之重不重  
其明効可見于此矣漢制然也唐府兵置府六百三  
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亦所以重內也故三代而  
降論者善唐之府兵且以爲兵農既分之後而猶得  
談者皆稱府兵之制獨徐文定以爲不然其言大  
寓兵于農之遺意蓋周之農卽兵也漢之兵離乎農  
有拍極  
而未嘗聚也唐之兵聚而無事則力農也故不惟以

自贍養，而又以唐縣官之儲，唐制然也。若宋則既飲郡國之精銳以隸京師，而復出京師之禁兵以戍郡國，兵既不得爲農，而農又病于給兵，徒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此其內未嘗不重，而其國則空虛矣。宋制然也。今之國營固漢之南北軍，唐之折衝府，宋之禁軍也。其取之也，以世卒，則非漢之番上矣。其養之也，以坐食，則非唐之力耕矣。其用之也，以調征，則無異宋之出戍矣。獨其重內之意，所當世守而不容以輕變者，愚請言之。周漢之沿革遠矣，不具論。論其

此論明切

近者唐府兵始非不善也。周寓于農，而不知有兵。唐調于民，而卒歸于農。漢亦以調，而宋則以募。獨我朝世卒。世卒有定數，而募無常數。然則以謫爲軍，至以相諾欲軍之強，制胡可得也。吾嘗論周以來，兵制莫善于唐府兵。蓋漢有外兵，無內兵。卽京師南北軍皆郡國所番上而已。宋有內兵，無外兵。卽諸州府兵皆部送之餘而已。惟唐制天下兵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旣得臂指權使之勢，而又不失其輕重之宜。今衛所之兵，星羅碁布于天下，而獨以三營

握其威重于中，蓋控弦者數十萬焉，固亦唐人制府遺意。然唐之制非不善也，不數傳而變易盡矣。此其失不在于制而在于人。當府兵之始壞，不過更代失宜，衛士亡匿而已。誠按其故籍，修其廢，補其缺，府兵固在也。奈何苟目前之便，而棄經遠之圖，遂使宿衛募于白籍，番役變爲長從。此議法者之過也。若今團營之名，雖分于十二，而實統于其三。統之者所以握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勢益重，則十二團營者，乃所以肆夫三營者也。而實未敢改其舊也。

何者府兵調于民而營兵定于軍調于民者二十而役六十而免故其兵不待簡而精定于軍者且世相繼焉故其老弱者半此其勢不得簡于是抽精銳于十二以團操而退老家于三營以供役且分領而迭授之則其技易精而力不勞意至善也故曰十二團營者所以肆夫三營而非改其舊也然而今之京營卒不能復國初之舊者何也吾以爲統御之非人虛名而鮮實也夫三營兵額在文皇帝無慮數十萬至正統已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

亦寡矣。于是始有團營。團營至弘治時，又纔數十年耳。當時北伐，拔之不滿三萬。今按籍散糧，一呼而集者，其數固不減于十二萬時也。及出而團操，則已逸其半矣。假令有急而拔用之，卽三萬衆，吾尚不知其可卒具否也。夫旣簡于團營業，已別于老家矣。然又不免于簡，而簡之又不足四之一。則又何以團營爲也。宋人嘗閱諸軍驍勇者，升爲上軍，優其廩給，而異其名號。故人樂于自奮，今團營之兵，腹削于將領，占役于勢豪，徒具尺籍之名，而無技練之實。遂使今之

列于團營者，亦無以異于老家，則又何以團營爲也。祖宗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後世又抽京師之精兵，歸之團營，而團營若此，設有奸宄，且生其心，此非所以強幹弱枝，銷禍亂制夷狄之術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總戎務者其圖焉。

條上弭盜方略

臣聞唐虞之世，晝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令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偃不試，而詰奸禁贊，周官載焉。



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無跳梁之民而白  
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  
子長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我良民  
之擾卽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亦不失其  
茲生此古帝王所以恢弘天心而親爲海內蒼生主  
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繆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  
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卽民  
皆爲盜御得其道卽盜皆爲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  
承平而枹鼓時起川廣吳越狐鼠橫行羽書頻至督

在有司不能體上撫御生靈至意先其未萌日寢  
延蔓以厯宵旰此漸不可長者龔遂虞詡一守長  
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群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  
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桑梓荼  
毒憤不及折箠鞭之然推越而天下可知已愚昧不  
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上裁擇一  
曰先撫字夫今之爲盜者固非北籍胡南籍粵其初  
本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  
肯捐棄爲此何故哉意豈有迫之者乎人情迫于不

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寃而莫伸。有資而見奪。皆驅之爲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吏不能養其民。以至遊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若宴然無事。一夫不逞。且暮狂呼草澤之間。則踉蹌四顧。而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遊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遊蕩失業者。十室而九。居常側目于殷富之家。嗷嗷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令。富者莫能保其貲。豪猾而有力者。爲之淵藪。譬諸緇火蓄而未發。發且燎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固

已起城池之內矣。臣故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難圖。宜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暴。慎選賢良。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勸課。與民休息。仍先自朝廷停不急之務。罷可緩之征。蠲積久之逋節。無經之費。明示內外百司以意向所在。夫以法行者。牽文墨。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二曰明節制。今盜有犯鄉邑者。鄉邑之兵。調募策應。不出其境。是有司之守也。無庸論已。然又有介數郡者。其調募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兵憲。然又有介數

省者其調募策應兵憲又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總諸郡而郡有司分焉。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權散而志不協。無事而兼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則計晚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署御。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外。又有叅遊等官。分地而守。則又聽于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其樞。分者宜畫區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之勞。而偏顧一隅。專利者或不量接應之勢。而兼跨數

道。此。所。謂。舛。也。且。用。兵。机。宜。變。在。呼。吸。而。文。移。上。下。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便。令。郡。有。司。

奇而兵要在

此

暇便亦速忘援官距無

得先檄旁郡兵而後自兵憲兵憲亦得先檄旁省兵而後自督撫檄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地者其旁近擁兵不撓則連坐如此總者權重分者力舒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當省者省當增者增務使應援何及聲勢相望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三曰圍保甲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矣然卒虛文鮮

實。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之其效罕賄焉。今誠宣布。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兼假其便宜。令十家爲甲。各鄉爲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具柵塹。戶籍壯丁。備衣糧器械。時自校閱。而有司督之。且第今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與其事。寇至甲。則戶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遊兵犄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奪其所掠者。卽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貴償其所被。

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之俾互察其遊惰者。及所舍無匿奸。匿奸遊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與同坐。如此卽有奸。究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旁保聞鼓則應之。衆鼓則集。鄰鼓則援。四起環嚮。寇安所逃。暇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贖罪。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叨効。故鄉有保甲。卽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敝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連坐。其病民也。



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則法  
行矣。是以又在良有司加之意而已。四曰散脇。從今  
爲寇者。往往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爲之淵藪。所至卒  
又籍其鄉里。無賴者爲之嚮道。乃又有追脇而從之  
者。卽有驍雄。非衆何恃。衆聚然後勢成。弭盜者散其  
聚。而使之無成。今民已陷于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  
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樹兵而資盜者  
也。宜令有司宣布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  
令反正者。執以爲符。聽婦勿問。有能斬其黨以降者。

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酋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  
陳金于庶懸爵于碁以待來者。自非據險首亂擁衆。  
拒命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  
黨既散。其勢自孤。此昔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  
誠以結其心。慎謀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  
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今獨患不得行意者耳。尚  
何憂寇盜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三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萃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選輯

唐允諧尹季叅閱

王文端公文集

王家屏

揭一

題延綏塘報揭

延綏塘報

文端公在開著疏亮之聲奏揭論邊事惟此

謹題臣等昨接得延綏總兵官杜桐塘報內稱鞏虜

明安土昧等酋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分犯榆林保

寧馨水波羅等堡。本官約同神木叅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同時發兵分道出擊，斬獲首級四百五十餘顆，生擒賊夷二十六名口，奪獲戰馬夷器甚多。臣等不勝欣慶，竊念延綏地係衝邊，逼隣強虜，數年以來，莊禿賴明愛等酋，無歲不肆其要挾，神木孤山之間，無處不被其殘傷。該鎮物力不支，人心積憤久矣。今當聚兵入犯之會，大收奮勇，斬獲之功，良由 聖武布昭，嚴旨督責，所以督撫振勵將士齊心，以克有此竒捷。不但本鎮數年來所未見，亦各邊款貢而

後所希聞也。從此火真等酋皆爲破膽而可消其狂  
逞之謀。卽扯酋諸部亦將寒心而益堅其恭順之志。  
封疆幸甚。社稷幸甚。臣等不勝懼忭之至。謹并塘  
報封進以聞。

書

答王龍池方伯

論國本  
寧鎮

不肖積誠無素，妄意回天，致拂聖心，譴訶橫逮，僨輶之犢，何可語忠。第國本搖搖，爭議累年，遲疑不決，此

文法於此事獨為激直

非異人任也。言官勸請預教，槩被降罰，省闈幾空，此何等政令而可嘿然無一語申救乎。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雖云對上，猶愈於竊位妨賢者耳。誠辱翁慈見原，庶不重玷鄉里，敢謂一去足以逃責哉。寧鎮翁所舊遊之地，知其形槩甚真，誠非固原士馬可敵。

不肯出京時，卽聞督府公提師逼臨，竊以爲非計，恐進則乘危，退則損重也。承教謂不宜輕試，當如古人承制行事，勿從中授，自是老成持重萬全之略。如此則渠兒可計日擒矣。及聞廟議，方起故將軍及它兵，憲罪廢者以往，遠水近渴，懼不及事，賊且滋蔓耳。安從述石畫告之哉，可歎。呂公端介寬明，力行古道，吾鄉彫敝已極，賴其節省拊綏，庶有來蘇之望。未審其新政如何，大抵銳意事功者，戒於張急，詳繳條教者，忌於煩瑣簡要二字，疑未理會及此，便中當自以意。

規之也

答鄭範溪再論番虜

甘陝番虜

○論○番○虜○相○制○之○勢○深○得○情○實○  
甘陝失策。全在委番啗虜。撤我藩籬。資敵爪距。是不  
削自弱之勢耳。今截路以杜流虜。而又懸賞以鼓諸  
番。番無虜之害。有賞之利。宜其掠者乘隙而思歸。居

者應募而樂就也。卽夷婦送回。番族雖其志意恭順。  
有足嘉者。而外惕兵威。內防番變。亦迫於勢之不得  
不然也。總計送還及編爲兵者。已五千餘人。而兩贊  
畫分行招撫。袞鉞復親至西寧定築堡保番之策。番



族有所恃以自固其歸附當日益多番漢并力同仇西事不足平矣。願仰願仰。

答鄭範溪論火酋

火酋

私念臺下驅車遠塞以孤軍當番虜之交夙夜劬勩不遑安處危苦極矣耳食之輩技癢之流猥欲稱兵動言罷市甚至上章告急貽書詆譏是羗虜易摧而口舌難戢也。可恨如何原所以嗷嗷之由但謂扯酋屢約歸巢輒負不果疑與火卜二酋合謀入犯耳夫扯酋徘徊西塞卽不佞輩亦深以爲憂然恃臺下在

事弛張操縱意自有妙算非人所及知者正來諭所

孤對邊事難于消釋勿議耳

謂人之性命不自愛惜而爲人所愛惜斯言足以破

紛紛之惑矣幸今虜已移帳起身將由鎮羌出境卽

六月動頭七月終旬可盡亦纔五六十日事屈指可

待得此曾東還虜情旣無可疑人言自無所指臺下

可緩帶而圖海上之功矣若葉中丞之書魏督府之

奏雄談豪辯雖竦聽聞而以臺下萬全之略視之不

啻太和元氣中之一候更望采納而并容之也蓋羣

經撫議論

策兼收必且相濟兩說並立不免起爭今臺下經畧

而魏葉二公督撫也。二公主謀臺下主斷。雖其言未

不令故也

典○注○

可用。姑且收之以備一著。彼所謂絕款貢卽我所謂

分順逆。非有二也。但我識先後著。而彼欲以末著爲

首著。差不同耳。能收之。則彼爲我用。而我大。若見謂

異同。我是彼非。相持互敵。而我反小矣。語云德有容

乃大事。有忍乃克有濟。此不佞一得之愚。冀惟裁察。

凡軍中謀議有取舍而無示異同可也。至祝至祝。

上張許東老師

閣中  
評駁

入京月餘。體力乃稍稍漸復。重煩慈注。申布教言。至

植本自我一語，尤其所宜服膺拳拳，而不敢忘者。嘗

是正論

見前人為副相，以權不在己，自諉則推事而袖手旁

○有○是○才○相○不○若○推○讓○作○食○者○多○耳○

觀以權不在己，忌人則攬事而壯顏相競，斯二者並

文編 干出

有人我之心，其為得失之念一也。某自昔年在閣時，

處之休獨為取介而干政府亦無和親之迹此書

入參國議，有知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盡，事有未當未

得其實也

嘗不相與評駁，寔不敢推事旁觀，然言之從與不從，

評駁之可與不可，惟當事者所裁斷，而某未嘗著一

成心，徇一偏見也。退而省過私室，未嘗納一私交，出

一私語，以禁中事外聞也。故亦未嘗攬事而至於相

競焉。今其所患者，才技短拙，學術空疎，無能輔養君德，拯救民艱，是爲慮耳。至於人已之間，得失之念，夙承師訓，頗能決町畦於眼界，置冰炭於胷中。昔人有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或可慰老師之遠念云。嗣有便音，更祈督訓，是望。

答李近臺撫臺論鑄錢

鑄錢

鑄錢本以濟銀幣之不足，爲其費省而利贏，故足造也。今鑄之於南，所費不貲，解之於北，積而無用，何苦以無用之貨，糜不貲之財，而使工疲於鼓鑄，官憚於

遠輸其亦失策甚矣。不佞竊嘗謬議。今公私匱竭之際。惟有錢法一事。可以通利權。便民裕國。而但苦於主持不力。行使不均。故其法乍疏乍塞。下反操柄。上反聽之。而說者猥云宜從民便。夫錢民之資也。衣食制○錢○之○不○行○以○可○用○賴焉。安有予民以衣食之資。而民反不使者乎。其以○之○于○私○不○可○用○之○于○公○也○此○論○甚○確○爲不便者。止用之於市肆。而官吏俸糧。軍民租稅。罪○犯罰贖。不得搭配。是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通也。其不行有由矣。誠如大議。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與銀相權而行。他錢弗與。卽有他錢。別設法收之。以爲

鑄錢之料。如此則法守一。利權通。民孰得而阻撓之者。倘以爲民便可聽則工之便亦可聽也。豈有錢不可強而行。獨可強而鑄哉。鑄則必行。不行則不必鑄。此兩言者甚易決耳。生愚無識。獨服大疏所議爲是。卽贊之於大司空也。

答邵文川論屯田

屯田

諸老每談邊事。輒言兵當練。田當墾也。安邊長策。誠無踰此。顧練兵墾田。亦非可以旦夕見效。餉不足。則兵不可得。練費不具。則田不可得。墾今司農廩廩爲

屯田之弊一則在於清理一

國守財則在子資其可不敢加錙銖於額外。兵多餉少。地曠租微。欲以興事。良亦難矣。近雖稍有給發。不知可少紓待哺之急否。誠及翁在事。藉資乘會。酌定規條。練士開屯。次第修舉。卽不敢望邊庾盡滿。行伍皆充。而所謂完一分。抵一分之餉。有一人。得一人之用。固當立見成功耳。惟翁毅然圖之。至祝至祝。

答邵文川督府

互市

互市之權。我與虜共之者。一低一昂。勢居然也。惟彼方挾其重。以要我。我休于其挾而急與之講。則彼得



勢而益昂矣。惟不有其挾，而亦不受其要。彼以急來。

我以緩應。曠日持久，彼計滋窮。勢必自折。翁處卜會

得其術矣。來貢者進，不來者不強。馬好惡期先後，悉

置不較。若是則我乃益緩，彼乃益急。宜其遷要挾之

謀，爲就講之說也。卜會旣下，諸會畢來。此所謂以拒

之之法招之耳。且莊曾認罰，又已有端，套虜聯翩而

下，功何偉也。願佇願佇。

答陳蓋齋漕臺

疏導  
黃河

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墊溺，不佞稔聞其狀，第未知所

以疏導之法，宜從何處下手。昨得總河公書，備言開  
施家溝與周家橋非策，謂其洩。祖陵之王氣妨清  
河之運道也。且言其說出於卿士夫，懼改州治，憚於  
遷移，因倡此議，不佞竊謂人情安土重遷，或偏見一  
隅之利害，而不睹大全，亦容有之。乃今接奉教札，具  
示淮黃源委，高低曲折之詳，水勢河情，較若指掌，則  
周家橋亦似可開。夫下流洩則上流自通，外水洩則  
內水自減，此事理易見者。而總河公以爲不可，其說  
止於洩王氣妨運道兩事耳。今云淮黃相會處，去

祖陵百六十里外。又在後不在前。則流破天心之說。總屬支離。而與祖陵似無干礙。且開後設減水閘。以時消息。如來諭所云。水大則開閘以洩水。小則閉閘以濟運。似又於運道無妨矣。乃總河公執言不可開者。其生平精力。用之於高家堰獨多。誠恐周家橋一開。而高家堰或決。隳成功而招後議云爾。而不知翁之爲泗城謀固善。爲高家堰亦未始不周也。且不開周家橋。而高家堰亦安保常完。而無決也哉。幸翁再與總河公從容計之。計定而舉。謀不必自己出功。

不必自己成漕務河防均之幸甚不則當遣官閱視會議恐地方又增一番勞擾耳如何如何

答石東泉司馬

處置西席

某忝侍末行向同猷念而適以邊庭搶攘之日被譴罷歸豈其避難而以憂勞詒左右事會偶然耳翁天植忠貞英畧規運與政府二老謀斷相資何彙不除何亂不戢正無所用於債事之人也乃款貢之議不肖與聞始事史酋旣執宣薊之間可得安枕陵寢庶亦不驚兩年市賞委宜准復况西夏方有松套諸虜

之急。羈縻牽制。正惟此時。所以冒有陳說。幸蒙不鄙。轉聞於上。遂定今盟。不但可堅款虜之心。且可爲制逆虜之地。封疆幸甚。至於戰守之備。他鎮不及知。若雲谷之間。賴蕭邢二公。振作經營。儘勞心力。廟堂之上。不可不特加體恤。委任而責成功也。若寧夏詳卷叛卒。當始發時。能作區處。或設間購求。防其內潰。或分兵屯守。杜其外援。只須一介之使。片紙之檄。可定。而遷延觀望。縱火待梟。直至賊勢已成。逆謀已合。勾虜入犯。而後請命。朝廷求援鄰鎮。掘井救焚。不啻

晚矣。卽今遣將徵兵，監以直指，天威振動，宜無不剪之兇。然已費力百倍，顧事勢至此，有進無却。卽傾內帑，災良民，難復顧惜。螫腕斷臂，豈慮傷好肉也。只恐賊壘未易攻破，而禁妄殺，正易制令也。嗟乎，寧鎮之宗藩士民亦甚衆矣，知謀勇略之士，宜不少矣，而甘心叛卒，受其迫脇，如土木偶人，隨賊提挽，經時歷月，無能出一竒一計當賊者，意爲身家耳，而賊不滅，身家寧可保也。生愧蕭如薰，死愧梁琦矣。彼噶氏父子，跋扈日久，而以姑息養成其不軌之謀，隨府一恣

睢恭戾無行之人。而才賢薦起。使入于不善之黨。厲階禍本。若有數以湊合之。庸人緩頰高談。裕盪而有餘。賢者奔走馳騫。救敗而不足。翁遭時則然。不得不身任社稷之重。勞固不可以辭。而將何所歸罪哉。承賜咨稿內。旨意准將史僉監候。不必解京。甚得鎮重之體。且監候緩死。可因以招安餘黨。後面更有著數可做。前此擒獻趙全輩。正由倉皇梟斬。致遺餘孽。所以有今板升之族。良失策矣。至還諭虜王約束諸部。毋得擾邊數語。亦甚緊切。松套諸虜。利賄助逆。

須得虜王禁約，縱未盡從，亦少斂戢，我軍乃可得和也。惟翁留意，其罪廢不宜言軍國事，恃愛漫及，幸祕之。

答張弘軒撫臺論屯田 屯

田兵事偶爾議及，輒以謬見請裁，非謂其可行也。承教議復輜重舊營，則兵有所歸，餉有所出，爲計更善。顧生竊疑之，本議墾田爲興水利也。本募南農爲訓北農也。乃今募兵爲農，以一訓十，以十訓百。農尚憚習，墾田之利，尚未可必興。而議者已有聚兵難散之



慮。况於籍兵歸伍。彼已爲兵。誰復訓農。若曰派以田

畝。科其子粒。則此乃屯田也。非水田也。水田之興。不

論軍屯民地。成熟開荒。凡可通河渠。作溝洫者。皆得

墾治。若屯田則止。撥軍人領種而已。民田成熟者。孰

肯與之並耕而食乎。若是則千六百人。墾田有限。安

在興水利也。墾田有限。則收穫亦有限。公帑何時可

償也。幸臺下更策之。雖業有成議。慮始不得不詳耳。

狂瞽之言。惟高明裁教。

答賈西池撫臺

屯田

各邊屯田廢壞已久，清查甚難。間有開報止具虛文，原非實數。所以按籍則歲增一歲，徵比則年累一年。蓋徒查糧而不查地，徒增糧而不知均糧之過也。誠如貴鎮設法總查頃畝，細查荒熟，熟地有餘，則通融攤糧。本堡不足，則照舊以俟開種。如此則舊田糧均而易輸，新田科輕而樂墾。屯政安有不舉者乎。推此行之，各邊可也。至軍馬芻餉之數，悉爲清查，鹽糧工程之議，曲爲酌處，無一事不當於實用者，幸力行之。

答蕭岳峯督府

屯鹽

今海內窮困已極，而邊方尤甚。所恃以撫恤軍民者，全在將吏資給儲餉者，全在屯鹽。屯政久隳，鹽引積滯。祖宗之舊法，已大壞矣。方當根究弊源，力圖興

復，而姦商夤緣漁獵，且藉開荒名色，攘臂邊城，占田

有以奸商之入心壞之，事部，如以此。

既奪農利，占引又奪商利，開荒無實，既壞屯政，中鹽

無實，又壞鹽政。若此者，可謂有法紀否乎？至今將吏

鑽求陞用，禁例甚嚴。向時干請者，或陰有庇託，尚不

敢陽露其名。或小有營謀，尚不敢大彰其跡。今乃公

具姓名，盛行賄賂，內憑城社，外附要津，至求閣部爲

之致書督府爲之咨薦剋剝軍士而下不敢言。欺凌司道而上不敢問。若此者，又可謂有法紀否乎？不佞每念及此，切齒痛心，恨不能少有匡正，而此中根抵之姦，盤固之蠹，如臺下所云云，動相掣肘者，更可恨而不可言矣。憤惋宜如何。臺下公忠正直，知于此輩必有潛消默折之術，因敢畧布其私，不意適契台指也。承諭謹復不盡。

答襄理菴撫臺

建錄  
類館

邊計重大，將士寒苦，必須錢糧，稍有贏餘，乃堪調度。



若析薪而爨。數米而炊。此但可以贍五口之家。非所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教遼鎮。覈減額餉。歲省一萬一千有奇。在台臺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甚○私○達○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芻一粒之利。裁削于匙箸之間。槽櫪之下。亦大窮乞矣。薊鎮陵京重地。恐又不可以搜剔他鎮者。而槩操之也。惟台臺主持至祝。

答蹇理菴論水利屯田

水利屯田

凡舉事。最不可有功利之心。除却功利。無事可爲。一

有此心便復害事。卽如古人治水墾田，豈不是要興水利，成田功，然必勤胼胝者八年，而後水道始通，較豐凶於數歲，而後田賦始定，則知旦夕之功，目前之利，雖聖人不能圖也。畿輔水田，非盡可開墾，亦非盡不可開墾者。尚寶君朝廷用官議委其事於尚寶君，尚

寶君於水田身親涉歷精意講求決以爲可成者數

年矣。一旦受事不患不任，正患其任事之過。求功之

速，或拂民情，招物議耳。乃尚寶君亦自言始事，寧少

勿多，寧緩勿急，寧相順勿相強也。何圖尚寶未出而

豐玉之工已興矣。當其興工。固且恐尚寶一至。煩擾地方。而不知倉卒經營。亦自有一種措辦。於是農不足而募南兵以充矣。餉不足而貸庫金爲費矣。其後費不能供。兵不可散。而議復輜重營以處餉矣。法誠善。意誠良。然去水田之議。則已漸遠。不佞向固疑之。而有書以質於前督撫公。謂募兵爲農。以田授兵。乃屯田非水田。而農可散。兵不可散。兵且無餉。農何時有粟乎。會有成議。兵車營竟復。而尚寶君見豐玉間田已成。其志意滋廣。遂去而之河間真定。談治河決

渠之役矣。役未興而議起。以有今日。不佞因有感於

國家之事。其爲而無成。非獨怠事者之過。而任事

者不能從容計慮。次第舉行。稍有急功利之念。亦必

決裂破綻而不可久。則此水田之工是也。向使豐玉

不募治田之兵。真定不徵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

姓。以勸相付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

但以勸相勤者爲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爲賢能。如此

行之數年。當令荒蕪漸闢。水利漸興。而官不知勞。民

不稱擾。豈至急目前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嗟乎。已



矣。事已至此，無可爲矣。獨今水田雖罷，而營兵固存，帑庫之金既無所償，輜重之餉將何所給，誠不能不慮臺下之籌畫也。顧此輩向已失之遠，招今不可驅之遠，散惟分亦當已開之田以抵額餉。抵者有數，則餉當半省而易供，散無用之卒以補別伍，補者漸多，則卒當益少而易散。是在一運量之間而已，不佞何足與計。第大教下及，僭有區區之愚，因敢就正左右，幸賜裁擇。

答雜涇坡撫臺

蜀扇

今九州貢篋載道而來。疲人損費者。其不能悉數。而

不觀此札。不知蜀命之爲蜀人害也。

蜀扇其一也。夫一歲之暑無幾。去暑之用。其資於扇

乃知玩好之物。當一一戒行耳。

者亦無幾。削竹敷紙。裏勁外規。陳而運之。輕颺頓發。

豈必蜀扇。然後可以致風哉。卽出於蜀者爲佳。多不

過千握。少數百握。而內庭之用。已自充。然而有餘。何

至殊形異製。什伯其名。累篋連箱。萬千其數。若此者

使官爲之。官耗其職矣。使民爲之。民妨其業矣。不知

其式樣之定。數日之增。起於何時。而至今遂遵以爲

額。貢歲歲爲蜀累也。第令巴蜀之民。無他租賦。以扇

爲。繇。道。路。阻。修。業。苦。遠。致。而。况。於。常。賦。之。外。又。有。此。獻。是。天。下。之。租。一。而。蜀。中。之。租。二。也。矧。租。或。有。時。而。蠲。扇。則。無。歲。不。入。其。累。當。何。時。而。已。乎。誠。使。上。用。詘。之。雖。費。且。勞。未。可。已。也。乃。御。用。監。每。歲。製。扇。所。費。不。貲。扇。豈。少。乎。而。又。益。以。蜀。中。之。貢。竊。謂。白。兩。宮。六。御。而。下。卽。日。三。易。扇。亦。無。用。若。是。多。耳。而。內。歲。歲。有。製。外。歲。歲。有。供。不。見。其。積。者。則。賜。予。無。節。也。以。賜。文。武。大。臣。無。幾。耳。以。賜。戚。里。雖。多。不。過。百。分。之。一。至。以。賜。閹。宦。則。不。啻。十。散。其。九。矣。是。耗。官。帑。糜。工。費。勞。

人萬里而致之內庭者。無益於上用。盡以供闈宦之資者也。豈不可爲扼腕恨惜哉。舉一扇而他物入貢者。大都類此矣。古之聖王。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今天下之所奉者。豈止一人而已。奈何欲天下不困於徵輸乎。某夙夜念此至熟。而貢扇適至。見所籍上之數。不勝咨咨太息。退而拜私貺之辱。益復驚訝。以爲過多。及詢之二公。乃知故事相沿已久。皆有所予。非一手一袖物也。嗟乎。在我手袖者。猶不能無所予。而况爭議于人主之前。欲以樽節其出入。

豈不難哉。體國憂時，諒同茲念。

答梅鶴洲督府

火酋

承示火酋桀驁狀，以捏工川之豐廣，駐牧有資，加歸德堡之孤危，應援難及，宜狡虜之睥睨而憑陵也。然恃臺下居重於上，多方伐謀，知火酋之志，必不能逞。旦夕且自困，有拔帳而去耳。何也？歸德所可慮者，不慮一火酋，慮火酋連結套虜，整衆偪我。倚順義爲聲務詔番之利援，而脇下諸番爲羽翼也。以今策之，相真台吉與之觀此益知市不相能。此內却也。順義必不肯棄市賞之利而爲

之助。蕃族必不肯棄茶馬之利。而甘於降。此外携也。我因撫其携以構其郤。俾之自顧不暇。此所謂以夷制夷之術。知臺下計必出此。故度火曾之必不能逞也。雖然古人軾怒蟻塞蟻穴亦安可不預爲備乎。則大疏築堡增兵儲餉之議是已。

答顧冲菴撫臺

燕達

塞下之民無所託以爲生。則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故古人議備邊必先募民以實之。議募民必有所以安頓生養經常可久之法。然後民樂其處而無轉徙

之心也。遼外乏邊圉之阻，內無墩堡之固。每當賊入，

請野收堡，雖能保。

輒便收保。賊入既頻，收保亦數。是民之衣糧資畜，不

待于我，亦有勞費，公孫和之為司馬，上戶料。

待被虜而奔走轉搬，死亡耗費，可立盡也。况暇治南

可以知之也。

畝之業乎。遼所以蒼莽荒蕪，人煙寥落，正坐此耳。門

下計安重鎮，恤收保之艱，則築室儲糧，積薪浚井，飭

扞禦之備，則督鑄火器，倣造飛車，乃復周闔川原，規

溝洫之廣深，相阡陌之條貫，將以畫汗萊為井牧，奠

馬鹵為金湯，限胡馬之驅馳，便農人之耕作，此誠撫

遼之長策，經國之遠猷也。幸門下毅然圖之，某邊人

也。夙夜籌度疆事，以興屯田爲第一義，敢贊於下執事，庶幾觀厥成焉。

答顧冲菴論東事

東征

東征之役，始謀已疎，本兵誤之於前，經畧誤之於後，

言東事甚悉

稔禍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之臺下，不能不更煩整

頓，大費經營也。蓋朝鮮之倭，與臨洮之虜不同。臨洮

必用經畧，往者虜闖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梅督府公

方自劾待罪，遣經畧使靖兩川，且以代督帥也。朝鮮

趙抗置

中倭則藩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薊遼督



帥圍不如此就近措施爲便古亦皆然

撫固在就近委之其耳目真臂指順酌緩急而爲之備保我疆圉而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境上遙爲聲援推朝鮮之鋒而殿其後不爲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兵分番休舍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躁遽奏遣專官經畧而所遣又恂恂儒吏未嘗更邊事習兵也徒據其海邦籍記遂詫以爲圯上之書而付以重寄當是時不佞固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請召募而三輔騷

勁矣。請徵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而四川兩浙之兵至矣。其他搜銅鐵以鑄火砲，鍛蒺藜賦車牛以載衣甲，轉糗備沿海郡縣，怨聲如雷，不佞卽伏在山間，震耳休心，寔未嘗得一日安枕也。遠邇繹騷，公私靡敝如是，曾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而山人游客，盡拜官矣。廝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百萬之積，盡填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拙，乃始聽用狎邪無賴之輩，往來倭營，哀求和好，今日議貢，明日議封，外墮

狡夷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固宜其爲解擔釋負計，而思委艱難於後人也，可恨宜何如哉。今時勢與資力並當困詘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衄之餘，爲臺下誠難，然非臺下精忠峻節，偉畧宏猷，未易辦此。國家不幸而遇兩公，損其威，猶幸而仗臺下救其敗耳。今第鎮以定靜，籌以從容，按甲休兵，據險守要，沉幾先物，觀變俟時，必當有窾隙可乘，關捩可制，無徒效前人徼幸於孤注，竭作於一鼓也。昔衛爲狄滅，齊桓公率諸侯爲城楚丘，春秋高其義，未

聞遂與狄讐連諸侯之兵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  
而 我朝未嘗出一旅之援使山陰當國不知何  
恥激厲朝鮮以成楚丘之功獎率將吏無爲主而爲  
知發憤之耳

客則得體矣。若欲從井救人、糜兵餉於不測之地、如  
前人所爲、非不佞所敢知矣。棄婦逐臣、不宜妄議  
國家事、以蒙臺下知愛、曾共猷念、託肝膽之交、故輒  
布其區區、忠憤激昂、不覺狂肆、更惟祕之。

答王對滄撫臺

開屯

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爲不可開而却有可開之地  
○二○格○此○中○情○事○  
○客○有○爲○子○士○有○人○上○惟○荒○田○者○田○備○熟○而○田  
以爲可開而却有不願開之人人所以不願開者、富

主人枕告者於然竟不能行耕其田而歸此屬荒

有田者盡力於熟田不肯治荒田也。貧無田者又無

者所以少也

力可治荒田。必仰給牛種於官。官給牛種。豈召之來

而遂給之耶。必報姓名。必關里甲。必遞領狀。皆不能

徒手得。必有費矣。還牛種於官。又有費矣。起收子粒

追呼之使相屬。又必有費矣。此三項者皆正費也。未

爲累也。田未墾時荒田也。官田也。旣墾而田主人至

矣。田主人欠糧。則拉與賠糧。欠差則拉與賠差。非必

真正田主人也。本非其田而賴之使賠者亦有之矣。

賴之於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卽才有司而急

於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非直一歲賠也。歲歲佃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畜坑棄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其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不佞視其籍惟有切齒而恨且歎耳將誰欺乎夫田既日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虛文耳臺

下却欲實做、必踏勘地畝、攤派稅糧、使荒熟有定數、輕重有定額、而後召民開種、令其樂從、此舉事之所、以甚難、報成之所以獨後也、若止具文書如他人、則何難之有、而又何至有怠政之議哉、雖然、寧以怠政去官、無寧以虛文冒賞也、卽此一事、以議臺下、而臺下之人、品宦蹟、乃益見其高、毀譽去就、何足計也、欽服、

答蔡龍賜年丈

田州疆土

拓疆易守疆難、守疆而無後患尤難、田州東蘭互爭

疆土不可以虞芮平之明甚。而况叛目占據竊料漁

災地收流設土皆強吏每功

人之功亦未易收也。第令收之改流設土增兵置餉

名者所為多使災饑不和安觀王陽明處思田事

恐非所得二州之田百石之粟可辦得不償失利不

可見

酬害誠在可已。而况取不能守守不能完啓釁構爭。

紛紜未已可無慮耶。承教謂宜許歸田州令其以夷

攻夷雖有後事我勿與知。此我中國御夷大體非獨

權利害較得失而知其不可也。惟翁臺毅然主張無

徇小利拘成議封疆幸甚。

答趙見字中丞

用人



當撫遼左時，適值封倭之議，殘碁敗著，局已大輸，姑且尋劫索和，苟延晷刻，希塗耳目而已。扶同欺蔽，轉換支吾，凡有識知，莫不惋恨。固知端人正士，必不肯依違遷就其間也。袞鉞既還，夙負盛名，爲衆所高仰者，始排封議而攘臂請纓，及擁節旄，遂緘口不復言勦伐之事，且回面佐款，而行成矣。士之不可以名取言觀如此，世豈復有公論可憑，清議可畏哉！乃益服門下之卓識遠見，加人一等矣。至於國事可憂，莫大於否，鬲剛正如天卿，不能扶撥萬分之一，亦復容容

此亦平朝耶

他尚何望。如推官一事。一官不點。更推一官。夫一官

以爲推官事甚得大體

之外。別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點是矣。疏。一日不下。

更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節之事。可延至數

日。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且每推輒至三四人。或六

七人。以請。若此。是禹咎稷高林植。而周召畢散之佐

如雲也。卽聖代多賢。亦不應取以充數。使如拈鬪射

覆。可以偶獲而幸遷。其待之固甚薄矣。何望主上崇

重之。尊禮之哉。昔趙中令嘗薦人於宋太祖。不用。已

更薦之。至怒而裂其牘。復補牘以進。再裂再補。不易

初言。太。祖。竟。悟。使。今。之。司。銓。者。有。缺。則。慎。簡。以。推。推。則。必。求。其。用。用。則。必。求。其。速。上。或。不。點。則。力。薦。其。才。望。之。宜。疏。或。不。下。則。直。陳。其。缺。人。廢。事。之。弊。不。聽。則。連。章。而。請。又。不。聽。則。伏。闕。以。俟。以。去。就。爭。以。死。生。爭。前。者。被。譴。後。者。復。然。上。卽。威。嚴。能。無。感。動。惟。得。失。之。念。重。顧。忌。之。累。多。藉。口。於。調。停。專。意。於。阿。順。始。力。爭。而。不。敢。繼。力。爭。而。不。能。展。轉。柔。從。勁。氣。銷。沮。雖。有。執。奏。罔。敢。批。鱗。一。請。不。諧。便。已。結。舌。下。怯。上。玩。遂。以。爲。常。無。怪。乎。官。屢。推。而。不。點。疏。屢。起。而。不。下。也。可。

勝歎哉可勝恨哉此非草野廢人所宜妄議忝在臭味聊此發揮當亦不以爲狂謬也

答魏見泉論東事

東事

東征之役前車盡覆後勁却走無救於屬國而延盜於中華禍旣燎原寧可撲滅草野之下所謂不寒而慄者也顧今大寇已偪而本兵猶尚無人廟算猶且未定在閩外者日請兵請餉曾無出奇制勝之方在廟堂者方議戰議守類多迂緩不急之務以斯禦寇竊恐寇日益深禍日益烈也最可訝者名爲救

卷之八  
一  
人  
雖  
復  
國  
而  
不  
以  
我  
為

援朝鮮而重虐之。奴虜其主。魚肉其民。督之修城督

德也

之建署。舉國奔走服役之不遑。而部卒騷擾陵轍之

害不與焉。奈何不驅之降倭也。我實驅以降倭反督

其降以自恕。我則有詞。其如朝鮮之無告何哉。及今

收撫瘡痍。慰安奔潰之衆。鎮以靜定。聯以慈和。朝鮮

君臣尚堪鞭策。倘朝鮮盡失。縱之於藩籬之外。而距

之於堂奧之間。不啻不勝而已。岌岌乎殆哉。至制禦

之策。議者但急於天津遼蘄而不知淮海之更可虞。

也。此肩臂咽喉之分也。然與其入而禦之。孰若禦之

使不得入焉。善守者能使之不得入。善攻者尤能使  
之不得入。全羅雖失。漢江南北。猶多險阻。可據守得  
其人。倭不知所攻矣。閩廣浙直。處處通海。師多習舟。  
豈宜遠調。責使陸戰。第分路航海。直搗倭巢。金山之  
倭。勢將自解。此而攻得其人。倭不知所守矣。鄙見如  
此。不知臺下以爲何如。乃今方議遠調將士於閩廣  
浙直也。專設督帥於天津登萊也。嗟乎。遠水近渴。無  
謂調之未遠集也。卽集矣。兵衆則餉多。輪輓可無慮  
哉。臨危抱佛。無謂設之未必得人也。卽得人矣。官多

則權分牽掣可無慮哉。一方之兵自可以禦一方之寇。一方之官自可以辦一方之事。而不務部署不務責成。卽集兵如林。設官如麻。無益萬分之一也。是自疲自盡之術也。力疾草草。

論魏見泉論禮恒嶽

恒岳祀典

中國之嶽五。而恒嶽向在夷方。故藉飛來石以文其陋。而祀之曲陽。此前代所欲正其祀典而不能者也。國家統一寰宇。恒嶽幸在封內。而祀典未獲正。不惟禮文闕失。亦非所以正山川之號。而昭全盛之規也。

臺下臨撫一方。百神受職。往年歲旱。禱雨於嶽廟。祝史朝至。甘澍夕零。兩歲之間。再禱再應。雖臺下精誠之所格乎。而神之靈爽亦甚烜赫矣。竊以爲嶽祀之復。非臺下心孚其神。而合德者未易舉也。第此典在前雲中撫臺胡順菴曾具疏請。時申瑤老在政府。子谷老爲宗伯。順菴未及與議。議未定而疏入。諸老以爲非急務也。狂故而報罷。今誠獲藉臺下之重。修復曠典。當與懷棘衡湘兩公酌有定議。然後合而白之。執政典禮者。無異詞。乃可連章請也。臺下以爲然否。

大典何謂非急務

此亦



答潘六泉論開採

開採

不佞慙愚冒上。廢處田間。棄婦逐臣。何敢與聞。國

家事。猥承大教。仰見忠蓋之懷。杞人私憂。正同激切。

曩者西寧之變。片檄可平。而當事者欲就李將軍之

知所。蓋開採。得。國。宋。有。此。虛。耗。也。

功名。輕發大師。雲集堅城之下。罪人未得。而帑金數

百萬立盡。此一耗也。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者

欲就宋中丞之功名。輕議遠討。直抵王京之東。島寇

方張。而帑金數百萬。又已立盡。此一耗也。卽此二

役。而太庾二百年之積。發竭無餘。不此之惜。力圖休

養節縮補羸濟虛。而輕聽姦人之言。旁搜山澤之利。中官四出。礦役繁興。冠蓋如雲。徒衆如雨。山靈震疊。地脉摧殘。郡邑繹騷。閭閻蕩析。它掘煎煉。工費浩繁。本末相權。得不償失。計所進獻。纔若錙銖。於以較向日東征西討之所糜。何啻洩之以尾閭。而收之於涓滴也。良可痛矣。由前則耗之者罪不容死。由今則開之者詎可勝誅。遠邇嗷嗷。怨聲載路。蓋不獨中州之民苦之也。乖氣所干。天災示異。殷憂啓聖。庶幾改圖。乃修省無聞。迷繆滋甚。部寺半皆虛席。臺省間其無

人章疏或下或留政事愈紛愈舛日惟貢獻是督籍  
沒是營宮刑察及淵魚店稅禍延商賈而大臣持祿  
不肯諫小臣畏罪不敢言方且藉宮殿之灰燼爲倖  
門而捐俸以希寵張邊塞之首功爲利路而冒賞以  
徼榮則宗社之大計邦家之隱憂誰其慮之圖之  
也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